

封闭隔离的医院里发生了什么？人在绝望中会变得何等丧心病狂？

# 疯狂的医院

一种潜伏多年的病毒悄然而至……

本书根据68年前“富锦事件”唯一幸存者窦桂和的经历倾情演绎

九方楼兰◎著

 金城出版社  
GOLD WALL PRESS

# 疯狂的医院

九方楼兰◎著

 金城出版社  
GOLD WALL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疯狂的医院 / 九方楼兰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 
2012. 6  
ISBN 978-7-5155-0480-3

I. ①疯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14110号

Copyright © 2011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## 疯狂的医院

---

作 者 九方楼兰  
责任编辑 梁一红  
开 本 960毫米×680毫米 1/16  
印 张 15  
字 数 170千字  
版 次 2012年7月第 1 版 2012年7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 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0480-3  
定 价 29.80元

---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  
发行部 (010) 84254364  
编辑部 (010) 64210080  
总编室 (010) 64228516  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  
电子邮箱 [jinchengchuban@163.com](mailto:jinchengchuban@163.com)  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野营 / 1

我气得半死，心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如果半夜下起大雨，连个救援的人都没有。我要是在山下，还能凭借手机的 GPS 定位来寻找他们，所以我也不再多作解释，辞别大家顺原路返回。

## 第二章 传染 / 13

吕雯立刻止住笑声，刚要继续说话，却又笑起来，而且越笑越厉害，直笑得花枝乱颤，身体乱抖，胸前那对丰乳也跟着一颤一颤的。画面立刻被导播切换成广告：“今年过节不收礼呀，收礼只收苹果四……”

## 第三章 戒严 / 28

窗外一片嘈杂声。众人透过玻璃窗向外看去，只见街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很多黑色警车和白色的救护面包车，很多穿黑色制服戴防护面罩的人在街上来回穿梭。无论饭店、旅馆、网吧，还是 KTV 和商场超市，都已经在黑衣人的监督下关门贴封条，很多有急事的人被堵在里面，与黑衣人发生了语言和肢体冲突。一些情绪特别激动的人已经被警察塞进警车里。

## 第四章 发狂 / 40

到了一楼，眼前的场面把我们都吓傻了：几十名感染者，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像电影《生化危机》里的场面那样，各自纠缠着一两名警察非打即咬，就像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。警察们不敢开枪，只能用随身配备的电棍或枪柄还击，不时有警察被这些疯狂的感染者咬伤手腕、脸颊甚至脖子，鲜血溅得到处都是。

## 第五章 转移 / 53

医疗人员有点害怕，他捏住封条左侧的边缘，撕到一半的时候，患者的嘴露出来。患者似乎感觉到有空气进入嘴里，一下子睁开眼睛，医疗人员吓得连忙松开手。

渡边大声道：“快撕掉剩余部分，快！”医疗人员抬头看了看渡边。就在这时，患者突然张开嘴，大叫着抬起头，一口咬住医疗人员的手掌。

## 第六章 专家 / 65

“现在，请允许我郑重宣布——世界六大疑难病毒之一的南美西尼罗病毒全抗体疫苗，已经正式诞生！”松下博士高声宣布。

隔离室里沸腾了！十几个人都高兴得跳起来。陈主任一把将我抱起来转了好几个圈，我也乐得合不上嘴。付出终于有了回报，几十天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几十万名感染者即将脱离苦海。

## 第七章 事故 / 76

我拎着生鱼片回到宿舍，边蘸海鲜汁吃边上网看新闻，发现很多论坛和新闻网站上都有大量关于日本人回国的报道。有日资企业暂停生产的，有日本料理店关门歇业的，有日本留学生休学回家的，总之在H市的日本人，都以各种借口回国去了。

## 第八章 恶化 / 87

“你说得很对，这椅子的设计很不科学。”陈主任笑道。

我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陈主任嘿嘿地笑了：“因为这椅子根本就不是日本人设计的！”

我心里一惊，盯着陈主任没说话，他的眼神里充满得意和蔑视。

旁边的李医师冷笑道：“唐虎，你小子潜伏得很深啊，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想学余则成？”

## 第九章 突变 / 99

我连忙把扳手旋回原位，担心空气从密闭的玻璃窗缝隙中流出。怎么还没把医院的窗户全部锁定？我在心里暗骂。忽然我感觉身后有动静，回头一看，顿时吓得差点儿叫出声来：一个身穿病号服满脸鲜血的中年男人，从刚才我察看过的那间病房冲出来，双手举着折叠椅砸我的脑袋。

## 第十章 内奸 / 111

我的天，是李医师！我连忙打开电梯门冲出去。一楼大厅里的景象把我吓傻了：八角形的大厅地上躺着几十名发病者，有的被安保人员用警棍打断了胳膊，软软地垂着却还在地上乱爬，有的疯狂叫喊着乱冲乱撞……李医师手持一个干粉灭火器，正朝着几个发病者身上狂喷。

几个发病者满脸都是干粉，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乱抓。有个发病者一下快扑到李医师身前时，他用力把灭火器抡过去，啪地打得发病者满脸是血，顿时昏倒。旁边躺着三四名穿防护服的人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死还是昏了。

## 第十一章 变异 / 123

听到“饿”字，王金梅突然双眼放光，她猛地把小妞妞抓住，张开嘴就咬她的脖子！

我连忙上去制止，但已经晚了——王金梅死死地咬住小妞妞脖子上的肌肉，边咬边撕扯。小妞妞疼得杀猪般嚎叫。我气极了，捡起钢管用力击打王金梅头部，连续三下才把她打昏，但她的两排牙齿仍然牢牢咬着。小妞妞脖子上的肌肉和血管被撕开，鲜血如喷泉般向外喷。我手忙脚乱地捂住伤口，但无济于事，血从我的手指缝里溢出来。小妞妞起初还挣扎着哭喊，后来声音越来越弱，渐渐不动了。

## 第十二章 黑手 / 134

陈主任狗急跳墙，双脚一屈一伸来了个“兔子蹬鹰”，把我踹出去，然后他爬起来夺路而逃。我站起身在后面紧追，刚跑了几步，就听砰的一声巨响，陈主任的头罩突然爆炸，血肉和脑浆四处飞溅。

## 第十三章 出洞 / 145

那柄日本刀极其锋利，瞬间就把发病者的脖子切断大半。发病者张大了的嘴巴，顿时不动了，鲜血从后脖颈处喷涌而出。日本人上去一脚把他踢开。旁边几名发病者一看到鲜血，就像饿狼似的全都扑上去撕咬那个发病者的伤口，场面极其恐怖。

## 第十四章 人性 / 156

老万眼睛挨了两拳，怒道：“先把这小子打昏！”两人拳脚相加，打得我脑袋嗡嗡直响。好在他们都饿着肚子，不然我早就昏死过去了。我大喝一声，抬腿把那人踢开，但老万的匕首也到了。扑哧！我的头罩数层布料全被锋利的军用匕首划破，脸上也划了道口子。我只觉得脸上一凉，随后一阵疼痛，一股热血从脸上慢慢淌下来。

## 第十五章 示警 / 168

我激动得直起腰，站在窗前双手用力挥动，同时大叫着：“喂，喂！”

外面的人似乎发现了我，探照灯立刻移动，照在我面前的窗户上。我眼睛又睁不开了，心里想起电影中的情节，担心被警察当成劫匪成了枪靶子，连忙躲起来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请马上回答！”外面传来扩音喇叭声。

## 第十六章 阴谋 / 179

我随手拿起其中一份文件，纸质泛黄老旧，边角也有破损，看上去至少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。上面印刷的全是竖排日文，我不懂日语，但文件抬头却是两行标准的繁体中文字：

大日本关东军满洲第 643 部队驻 F 市师团防疫给水部致石井四郎少将密函，野田忠一郎拟“730 计划”裁定结果。

## 第十七章 绝密 / 190

渡边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呈现在我面前。典型的军人脸，眼神尽显阴狠，现在又多了几分胜利在望的神色。我对小吕说：“仔细看看吧，别忘了，免得到时候你面对阎王爷描述不出来。”

听了我的话，渡边也开心地大笑起来。还没等他说话，小吕突然闪电般地猛扑上去，双臂死死抱住渡边，张嘴就咬他的脖子！

## 第十八章 渡边 / 202

我哪想到渡边还有这么一手，只好抬起胳膊护住脸。滑车狠狠砸在我的身上，我向几个趑趄倒在地上。渡边冲上来，把刀高高举起，照着我的面门就劈，嘴里大喊：“西内！”

躲是来不及了，我只好把歪在一边的那辆滑车拉过来挡在身上。



## 第十九章 意外 / 213

渡边不紧不慢地走着，或者说更像散步，刚才针头的影响几乎已经消失了，他的步伐显得很轻松。我急得用双手在地上轮流乱抓，姿势就像在水里游泳，脸上全是汗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渡边离我越来越近，十五米，十米，五米……

终于，他在我身前五米的地方站定，脸上带着胜利者特有的微笑。我气喘如牛，万念俱灰，双手拄地，汗珠直淌。

## 第二十章 真相 / 224

突然，我的小腿猛地抽动了一下，神志有些清醒了。学医的我很清楚，这是大脑给身体下达了指令，它检测到人体的心跳和脉搏都在减低，生命体征下降，于是命令小腿神经起跳，唤醒人体清醒，这一点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都经历过。

我左右看了看，四周死一般寂静。我绝望地闭上眼睛，想继续睡去。忽然一句话浮现在脑海里：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。

## 第一章 野营

今年国庆黄金周，再加上三天年假，我有了整整十天假期。这么多天怎么打发呢？平日里工作单调，所以每次到放假时我都会出去旅游，但也经常为去什么地方发愁。太近的没意思，太远了又费钱，比如新疆和西藏，走一圈的话，没个万把块根本下不来。

我毕业于吉林大学神经病学科，目前在沈阳一家私立医院做化验员。每次在向别人介绍我的大学专业时，都会招来一阵嬉笑，其实很多人根本没分清“神经病”和“精神病”的区别。神经是人体的兴奋传导器官，而精神才是思想。严格地说，那些行为不正常的人应该叫“精神病”，而不是“神经病”，把二者用错的人太多了。

正在我为如何度假纠结时，下午却接到了大学同学牛林的电话，他说同班的女同学李爽建议去 L 省 F 市郊的深山里玩野营，同去者还有李爽在 F 市的闺蜜和同为大学同班的陈小强。

这可真是好事！想亲人来了孩子他舅，想吃奶来了亲娘。牛林、

## 疯狂的医院

陈小强和李爽都是我当年在吉林大学念书时的同窗，牛林长得五大三粗，我们都叫他牛驴子，毕业后去了H市体育局；陈小强在北京搞IT工作，长得很瘦，和蟑螂差不多，但体质也像蟑螂那么好，极少生病；李爽则嫁了个公务员，也不用工作，整天闲得无聊。她长相普通，但身材很好，侧面看是S型，正面看是葫芦型。当年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和她还有过那么一小段罗曼史。当然已是旧事。

我们四位各自乘车或飞机来到J市。同学碰面，分外亲热，吃饭聊天中才得知，李爽的闺蜜家在J市下属的F市。当地有一座山名叫五顶山，风景还不错，主要是没被开发成景区，游人不多，很适合探险。

说去就去，我们四人乘客车来到F市，当我们看到李爽的女友黄玲艳时，还真感到有点意外。这女孩长得真漂亮，身材虽然不如李爽那么丰满性感，但也是曲线动人。聊天时一打听，敢情人家在上海歌舞团当老师，国庆回F市老家看爸妈。

我们五个人都喜欢旅游，当下便到野外用品店买了很多野营用的东西，如双人帐篷、军用锅、罐头面包、压缩饼干等。牛驴子甚至还带了一把可装卸的“健威”气步枪，说是为了打野味用。

我们早上六点出发，直奔F市东南山口。那里已经远离公路，山脚下只有一条简易的土路。路两旁全是浓密的树林，基本看不到什么民房。

“你们知道吗？这条土路还是当年日本人修的呢！”漂亮的黄玲艳边走边指给我们看。她的声音很好听，听了让人浑身发软，骨头都要酥了。

我连忙搭讪：“日本人为什么要在这里修条路？”

“好像是在山里修建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小时候爷爷讲的。”黄玲艳把头发一甩，一股特别的香水味钻进我的鼻子，迷得我双腿迈不开。

我故意跟在她身后走，就是为了能多闻闻那种特别的香水味儿。黄玲艳边走边说：“五顶山是当年日本入侵华时给起的名字，以前叫乌尔古力山，是赫哲语。F市有很多少数民族，赫哲族、满族、锡伯族，还有俄罗斯族呢，这里离俄罗斯边境只有几十公里远。”她边说边指向北方。

牛驴子嘿嘿笑道：“那下回我们干脆来个偷渡探险七日游，咋样？”

小强冷笑着说：“探险？没等你跨过国界线，俄国老毛子的AK-47早把你丫爆头了！”

李爽看着牛驴子那副尴尬的表情，捂嘴笑个不停。她今天虽然穿着一身“日高”野外冲锋衣，但健美的身材仍然可见。

我们就这样说笑着朝山里走去。脚下的路变得越来越不明显，杂草也多了起来，不时有什么东西在草里窜来窜去。牛驴子背着那支气步枪，像二战时狙击手似的缩头缩脑，四下观察，好像在找德军目标。我和小强一路拿他开涮，但这家伙心理素质很强大，无论我们怎么讽刺，他仍然还那样。

虽然已是10月，但树木仍然很茂盛，有时我们不得不从树林里横穿，高一脚低一脚的。走了几公里后，前面出现了一条干涸已久的小河沟，沟里满是东北特有的鞑鞑草。牛驴子弯腰拔了几把扔给小强说：“这是传说中的东北三宝之一，你带回去垫在鞋里，保证过冬不冻脚。”

## 疯狂的医院

小强把草扔还给他：“我可用不上！北京冬天压根儿就不冷。”

继续走了一段路，几条笔直的宽沟出现在我们眼前，沟挖得很整齐，有点像战壕。小强跳进沟里左看看右摸摸，问：“这是鬼子当年挖的战壕吗？”

“是坦克壕，为了防止坦克穿过而挖的，应该是日本人当年修的，为了防备苏军，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坦克。”我回答道。

小强很意外：“是吗？你丫的连这个也懂？”

我笑了回答：“废话，我怎么也算半个军事迷，还能不知道这个！谁像你，就知道那些程序、堆栈啥的。”

树叶落了很多，脚踩上去能淹没小腿。我们都穿着野外生存专用的高腰靴，倒是不用担心被松枝扎伤。见李爽走得吃力，我连忙上前拉着她的手，她朝我妩媚地笑了笑，顿时令我想起当年在园里的亲热往事来。真是便宜了那个王八蛋公务员官二代，不然估计她早给我生俩大胖小子了，我在心里骂着。

小强手里握着新买的 iPhone4S 手机，他事先下载了谷歌地图，自己又上面标注了一些地名。他指着屏幕上的 GPS 定位图说：“再往前走应该有条小河，不知道有没有水，如果有，我们就用河水做午饭。”

我们又走了一会儿，果然听到有水流的声音。牛驴子跑过去，大叫道：“还真他妈的有水啊！”

“废话，这就是高科技的力量，你丫真是少见多怪！”小强笑骂着。看看表已经是 11 点半，我们就地取材，男士们用军刀砍下树枝做支架和烧柴，再把随身带的餐锅装上河水；两位女士则把事先带的牛肉和土豆切成小块，开始做牛肉炖土豆，另一个锅用来煮米饭。

不多时饭菜都熟了，牛驴子取出五罐青岛啤酒，这家伙没酒吃不下饭，大家甩开腮帮子吃喝。席间我还不忘了给李爽夹块牛肉，其他三人开始起哄，我是无所谓，李爽的脸倒红了，毕竟她是有老公的人。我们几个是死党，基本都知道我和她之间那段情史，也就没人在乎。

酒足饭饱后，小强指着手机屏幕说：“再往西南走是大姑娘沟，地势可能好走点儿。”

黄玲艳道：“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告诉我，说山里还有日本人的碉堡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。”

“走过去看看呗。”我像首长一样把手一挥，五人开拔。路越来越难走，到后来根本就没有路了，只能按照 GPS 指示的大致方位，在树林之间穿行。忽然杂草丛中簌簌作响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窜了过去。黄玲艳和小爽吓得大叫，牛驴子倒兴奋了，他立刻端起气步枪，把不知道他从哪里淘弄来一个瞄准镜安在健威气枪的顶端，把自己搞得像狙击英雄瓦西里，猫着腰朝发声的方向摸去。

我怕他出意外，连忙在后面跟着。手里握着瑞士“猎人”军刀。那片杂草还在晃来晃去，显然里面有东西藏着，就在牛驴子刚走到近前时，噌地一下跳出一个灰突突的东西，直向牛驴子面门扑去。

啪！牛驴子下意识开了枪，但那东西来势太快，还是抓到了他，牛驴子挥枪托把那东西打翻在地，我持刀上前一看，原来是一只灰色的黄鼠狼。

黄鼠狼脖子中弹，鲜血直流，小腿一蹬一蹬的抽搐，几分钟后就不再动了，小圆眼睛却睁得老大，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。

牛驴子喘着粗气说：“打、打死了吧？”

## 疯狂的医院

“死了，死得不能再死了！不过这可不太吉利——你把黄皮子打死了。”我蹲在地上察看。

小强和两位女士走过来，缩头缩脑地看。小强咧着嘴说：“这就是传说中的黄鼠狼？完了，牛司令，打死了大仙，你丫看来要倒大霉了！”

牛驴子也是一脸苦相：“我怎么知道是黄鼠狼？它二话不说上来就抓我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我也是正当防卫啊！”

李爽有点迷信，她没好气地抢白说：“它会说话吗？难道先问你是谁？从哪来的？”

我连忙打圆场说：“算了算了，老牛这也是下意识动作，换了我也会开枪。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，还信这个干啥？走吧，别管它了。”

五个人灰着脸告别了黄皮子的遗体，继续向前赶路。

一个多小时内，谁都没怎么说话。大姑娘沟到了，山坡上堆着大量混凝土碎块，有的还能看出圆弧形，上面有方形缺口。

“没错，这就是碉堡，怎么塌了？”我问道。

黄玲艳心情很差，因为她和刚才被牛驴子打死的黄皮子同姓，很忌讳刚才牛驴子的行为，所以路上没怎么开口，不时还用眼角瞪他，好像被打死的不是黄鼠狼而是她堂弟。听到我问话，她才说：“解放前苏军空袭这里的日军基地，这座三层碉堡被炸坏了。”

牛驴子开始缓和气氛：“怪不得，可惜被炸了，不然我们可以进去探个险。”

“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，县里还有人从这堆废墟里翻出几台日式发电机呢。”黄玲艳说。我走上前，看了看这些巨大的混凝土块，

每块的浇筑层至少有半米多厚，可见其“生前”时的坚固程度，也只有飞机轰炸，否则再过一百年也塌不了。

我和小强取出数码相机拍了些照片留念，牛驴子非要搂着李爽照相，气得我故意关掉防抖功能，他到时候洗出来的照片什么也看不清。再转过几个山头，看看表已是下午两点左右，小强问：“到了晚上，我们是不是得找个平坦的地方扎帐篷？山里会不会有狼？”

“不会的，二十年前F市就已经看不到狼了，我们只要防着蛇和毒虫就行。”黄玲艳看来对老家的情况还是很熟悉。

牛驴子是个野营老手，他看了看腕上的波尔军表，说：“五点钟开始扎营，现在继续往前走，如果遇到地势平坦、适合扎营的地方就住下，明天再说。”我们都点点头，这里树木太密，容易被毒虫袭击，于是我们朝东南方向而去。刚走了十多分钟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掏出来一看，居然有条短信！我很奇怪，从进山开始就没信号，现在怎么会有短信息呢？

小强抬眼看了看天空：“也许是因为这里地势高，山下的移动发射塔信号能够直射吧！”我再看手机，信号又没了，看来只是偶尔才有。打开收件箱，是我家的邻居小王发来的：

“我的腿从下午就开始疼个不停，估计晚上要下大雨。你是不是到山里去野营了？小心大雨造成泥石流，建议你尽快下山。”

我顿时傻眼了。小王以前在云南当过武警，有一年澜沧发洪水，他泡在泥水里十几个小时，连冻带累，最后落下了个老寒腿的毛病。说来也怪，他的腿在大雨来临之前肯定会疼，屡试不爽，比中央台的天气预报准多了，导致后来邻居每次遇见小王，经常用“你今天腿疼了吗”来问候他。



我没敢大意，马上向大家宣布了这个事，结果招来一片嘲笑。李爽笑着问：“你这个邻居现在在哪里？他的老寒腿遥控范围也太广了点吧？”

“他和我一道来的 F 市，也是闲着无聊，到时候我还要和他一起回去。小王腿不好，不能爬山，否则就和我们一起来了。你们要相信我这个邻居，他的腿真的很灵！我建议大家立刻原路返回下山！”我郑重地说。

牛驴子撇了撇嘴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得了吧，现在都什么季节了，怎么可能还有大雨？顶多是中雨或小雨，没事儿，别疑神疑鬼的。”

小强和黄玲艳也赞同他的话。因为无法说服大伙，我很是沮丧，但仍然坚持我的立场。没想到这四位是王八吃秤砣——铁了心，说什么也不愿意下山。我把李爽拉到一旁，劝道：“亲爱的，别人不相信，你总得信我吧？咱没必要冒这个险啊！”

“你这家伙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迷信？北方哪有深秋季节还下大雨的？算了吧！山里风景这么好，我可不想下山，要走你自己走！”她撅起嘴；显然很不高兴。

黄玲艳讥笑我说：“你不是害怕了吧？那就自己回去吧，没人拦着。”

我气得半死，心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如果半夜真下起大雨，连个救援的都没有。我要是在山下，还能凭借手机的 GPS 定位点来寻找他们，所以我也不再多作解释，辞别大家顺原路返回。

回到旅馆已经是六点多了，小王坐在床上，正在龇牙咧嘴地揉腿，旁边桌上放了几样熟食和几瓶啤酒，见到我回来，他才长吁了一口气。此时天色见黑，乌云挤挤挨挨，好像还真要下雨。我俩吃